

误机

□天D行者

前些日子,北京、石家庄、西安等地瑞雪纷飞,许多旅客被困在机场,焦躁不安,情绪激动,有的人甚至大吵大闹。也难怪,其中有些人据说已经受困三天。看到这样的消息,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两次误机经历。

一次是在杭州萧山机场,就是今年7月下旬出现日全食那天。当天中午我去横店拜见了香港演员午马先生,然后等我赶到萧山机场时,忽然黑云翻滚,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其实这时距登机还有3个来小时,但我估计飞机可能会误点,却仍然心存侥幸,希望到时航班仍会准点起飞。

我的预感很快便被证实,机场有人招呼大家到外面一起乘车,把我们带到距机场至少有半个多小时车程远的一家酒店。跟我同住的那位小伙子抱怨说,他本来是想去北京开个会,等到第二天他就不用去了,还不如退票了事。

安安稳稳睡了一觉,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通知去机场登机,说好12点多飞机起飞。大多数人上了飞机,不料这时有去北京旅游的团队坚持不赔偿不登机,与机场人员在登机口争执不已。无奈之下,机场方面决定将这些人的行李全部卸下来,飞机自然不能按时起飞了,我们便在飞机上无可奈何地等待。

接着等下去,仍然不知道飞机几点能起飞。隔了许久,据说那些闹着要赔偿的人又要登机,这回飞机上的许多人不愿意了,他们冲到机舱门口,不让那些人登机,说都是你们给闹的,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,怎么能想上就上。

这又是一番争执和协调,最后那些人也没上这个航班。等到所有风波平息,飞机才在晚上6点多起飞,这已经过了整整25个小时了。我跟人开玩笑说,航空公司送了大家一次免费的萧山一日游,光航空餐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吃了四次。

还有一次是在国外。那是2006年的最

后一天,我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,准备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。一早当地司机便送我们去拉巴特机场,到那里一打听,才知道走错了机场,应该去卡萨布兰卡的穆罕默德五世机场登机。从拉巴特到卡萨布兰卡将近100公里,等我火急火燎赶到卡萨布兰卡机场,离登机只差20多分钟,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已经没有人了。

我那里楼上楼下找了几分钟,才找到人来办理登机手续。拿到登机卡并托运3件行李后,我放心地以为飞机得好好等我了。待到关口办完出境手续,走到4号登机口时,却发现门口空无一人。我问一位工作人员:“飞的黎波里的航班在哪里?”他指着玻璃墙外停机坪上一架正在离港的飞机说:“在那里!”

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《幸福终点站》中汤姆·汉克斯扮演的那位老兄,出了境又登不了机,成了一个在空白地带生活的人。那时,我只好跟当地的朋友英妮莎小姐联系,然后在那片“飞地”上静静等候。幸运的是,这期间,我接到了好多朋友发来的新年祝福短信。

等了好久,有机场工作人员来找我,带我办了重新入关的手续,取消了出境签证。到了机场大厅,我重新见到了接待我的英妮莎小姐,她开车带着我回到卡萨布兰卡城,一路上,她对我说:“看来是摩洛哥爱你,所以留你在这里过新年了。”我笑

着说:“是啊,摩洛哥爱我,卡萨布兰卡爱我,给我这么个难得的机会。”

于是,我就在卡萨布兰卡这个浪漫的城市迎来了2007年元旦,卡萨布兰卡用误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给了我一次惊喜。那天,当地人都在过宰牲节和元旦,街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,我就在酒店里吃了晚饭,两块羊肉饼加浇汁米饭,一碗汤,还有一个酸奶,总计70个第纳姆。

元旦上午11点多,当地司机送我到卡萨布兰卡机场。我在机场喝了杯奶茶,吃了个鸡蛋后才从容地走进候机室,一直等到2:50左右才登上摩洛哥皇家航空的AT 580航班。这是一架波音737-700,也许因为是节日,坐这趟航班的乘客只有20人,机舱内空位非常多,感觉非常爽。这次误机,整整耽误了30多个小时。

有时我想,人生有时候就像赶飞机,误机的事难免会发生,遇到这样意外的情况,关键在于你的心境如何。其实,误机本身未必就是一件坏事,虽然它改变了你原有的计划,耽误了你的一段行程,但是,也许它也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。这时,你最好就是静待其变,安心欣赏身边的风景,或者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把它当做旅行中的一段插曲。然后,你会发现,这段小插曲也许还很有意思,值得你慢慢回味。

恋天池 终难离

□质 栩

“瑶池仙境世绝殊,天上人间遍寻无。”天池古称瑶池,深藏于天山群山之中,提到天池人们便会想到王母娘娘开瑶池蟠桃会,周穆王骑八骏踏天山的传说。今天,在天池湖边,王母娘娘与周穆王的故事点缀着天池的各个景点,每一个景点也都因此而变得生动。

37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哈孜别克,就生活在这个仙履重重的天池,与当地世居的许多牧民一样,随着天池景区的开发,他的身份从牧民转变为“景民”,收入增加了好几倍。

哈孜别克出生在天池海西的一个毡房里,他是看着天池的那潭碧水长大的。小时候,父亲总跟他说:“很早前,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,我们有福啊!”说完父亲就会望着天池,眼中充满自豪与眷恋。

哈孜别克十岁时,天池开始开发旅游,于是,哈孜别克跟着大些的孩子一起在景区里做租马生意,算算一个夏天竟然可以挣只羊羔钱,这让小哈孜别克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不过,那时的他还不懂什么叫“旅游”,为什么山外的游客来了都要骑马,他们没有马又是怎么生活的?他对山外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憧憬。

光阴飞逝,转眼间哈孜别克成为一个英俊的青年,同样生活在天池边的女孩玛依拉,成了他的新娘。在哈孜别克27岁时,他们有了大儿子买尔班,买尔班成长在天池的建设期,他亲眼目睹着土木建筑的房子一座座拔地而起。

四年前,为了规范天池的旅游,一部分牧民继续在牧场放牧,一部分牧民转变为农民、景民和国有企业职工。而哈孜别克家成了132户景民之一,从海拔1910米的冰碛湖边搬迁至天山脚下的统一经营区内,开起了农家乐。

生意不忙时,哈孜别克会骑着马带着儿子在天山上转一圈,看看天池的碧水,看看天池边的一草一木,再静静地坐一会儿,与天池一同呼吸,一同回忆。哈孜别克说,在他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,总想下山看看外面的世界,现在自己搬到山下,有的是机会去山外看看,但心里始终还是牵挂着天池,依恋着天池,因为他的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天池。

今年春天,天池开始迎接国内外游客时,哈孜别克一家从阜康开着车回到天池边,丰裕的雨水令天池的水草更丰美了,大儿子一下车就忙着找以前的玩伴,小儿子则迈着稚嫩步子,在天池边摇摇晃晃地走着,想去看山花,想去看海西毡房。一瞬间,哈孜别克仿佛回到儿时,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……那种自豪与爱恋油然而生。

现在,每当哈孜别克接待游客时,都会绘声绘色地讲述天池那美丽的传说,讲述自己在水池的成长故事……



□陈孝荣

我基本上算一个室内动物,绝大多数剧情都在室内表演。就如同那些室内剧一样,没有多少外景。在时间的车窗内,一幕幕闪过的,都是从书房到卧室,从客厅到餐厅这些距离短暂,线条简单,色彩单一的风景。而这个风景,却是我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而采摘的花朵,收获的果实。

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船,我们便是那拉纤者。人生是条路,我们便是那跋涉者。人生是块地,我们便是那播种者。我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,就是把自己一步步拉到室内,然后在室内坐下来开始自己的播种,上演属于自己的人生剧。

确定这样的人生目标,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。就如同樱桃树上只能结樱桃,葡萄树上挂不出核桃一样,我小时候栽种的就是属于这样的树苗。之后在岁月的土壤里一日日长大,就结出了这样的果实。

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害羞,怕出风头,怕见生人。一见到生人,就如同见到心仪的女人,脸红心跳,手足无措。记得上学时,学校正兴起支农慰问演出。我们姑娘村也没有落下那趟热闹。负责排练节目的向正寿、覃世茂等老师,在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时,就选中了我,对我招了招手说:“你来。”因为害羞,我扭扭捏捏地不愿参加,老师就来拉我,连哄带

□余文馨

或许我还不足以沧桑到去谈论“年华”,但是“似水年华”,每当我听到这个词,总觉得那么舒服,那么释然。好像它为你而生,为你在某个时刻莫名的感动和流泪做了解释,但是你又说不清这感觉到底是什么。孔子云,逝者如斯夫。说的也是年华。

落花有意随流水,流水无情待落花。人似落花,年华似水。所以,似水年华,多么悲伤的一个词语。年华不待,当你不停地为明天劳苦愁烦着,却忽却发现已经黑发生霜,两鬓泛白;当一路的风景看尽,当我们活过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一直到了五十知天命,六十耳顺的岁月,才发现人的一生不过如此,如此简单,始终是生老病死,悲欢离合,逃不出也避不了这一出戏。

小的时候看外婆是老人,长大了,外婆依旧是老人。而我却从幼嫩到挺拔,经历了少女,经历了青春。一个生命在蓬勃茂盛着,却总又相对地

似水年华

在衰退着。年华是这样公平,这样分明,又这样无情。我在泛黄的照片上看到了外婆的青春,母亲的青春,而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如此明媚。青春昙花一现,像是山顶那一层薄而脆弱的积雪。而我们的一生不过是那座山,从山脚到山顶,又从山顶到另一个山脚。

或许人的一生平淡无奇,最光彩的只是回忆。所以我们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,回过头才发现幸福过。反反复复,反反复复,河水却从未停止流逝,不论你懊悔或者悲痛。我们活着是一种奥妙,一种超出诠释范围的奥妙。但这奥妙却给予我们如此富足和深刻。或许众生不过是旅客,不过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,但生命让我们有了欢笑、悲伤和爱的权利,令我们创造了年华。这过程如此美丽。

想象一条河流。流水可以欢快,也足以忧伤,或许雅鲁藏布江那般湍急,或许多瑙河那般悠长。年华似水,那我们的人生便是这河流。

宁静是心灵的钻石

骗,说:“你看你的嗓子多好啊。一个男娃子怕个什么丑呀?”好在向正寿、覃世茂都是我的邻居。向正寿与我同生产队,相距不到半里路。覃世茂离得更近,两家之间仅仅隔了一条大沟。因为对他们的信任,我还是上了台。

巡回演出下来,胆倒是吓大了,怕生人的毛病有所好转,但怕出风头的毛病依旧没有治愈,它们依旧在我的身体里、意识里生根、发芽、生长。一直到我参加工作,这毛病不仅在岁月里没见好转,而且愈加严重,厚得和砖墙一样了。参加工作时,因为我还能搬动几个文字,领导就根据我的特长,把我放到了办公室里。走进办公室,应该说是走到了节节高升的起点,它的前面就是一条前途无量的宽阔大道。因为办公室就如同一个圆心,下接百姓,上达领导,容易在百姓中混出好人缘,在领导那里混出好印象。但因为我怕出风头,尤其怕见领导,就好像领导是火山,会将我烤焦似的。一接近就浑身冒汗,腿似乎被抽去了筋,支撑不住自己的身子。语言不再是一条流畅的河流,而是一个疙瘩连一个疙瘩的草绳,结结巴巴,前言不搭后语。意识好像用扫帚扫过,空白一片。就好像领导是透明发光体,无论大小,我的眼睛都不敢直视他们,望着自己的双手,或是脚尖,一动不动。

后来,接待的次数多了,尽管能应对如流地与领导交流了,但我的意志却还

是自己的意志,磨芯在我自己身上,无法随着别人转动。这样,这一呆,我就在办公室里呆了长达十四年时间,前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宽阔大道,更没有什么节节高升之类。相反是节节败退,转行去了其他地方。

在家庭内也同样,需要外出应酬的事情,我一般情况下就如同指挥官一样,只是出主意、想办法,真正的行动,则是支使老婆去做。我则当了甩手掌柜,坐享其成。再后来,儿子大了,上街买东西之类的事情,就又支使儿子去做。这样的次数多了,尽管心里的惭愧时常层层叠叠,但我的毛病依旧没有改变。

后来我才慢慢发现,原来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叫宁静。我像个久渴的人一样,渴望宁静。像个等待翻身的农奴一样,盼望宁静。只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推开世界上的一切,静静地读书、写作,那浮躁的心,才会咣的一声塌实下来。那浮躁的心,也才能格的一声发出笑声。倘若几天不去读书,或是写作,心里就会成为空旷的原野,不着一物,无依无靠,似乎与这个世界失去联系了,被抛弃了。

走进室内,开始上演自己的室内剧的时候,我这才突然发现,原来宁静就是心灵的一颗钻石。它高贵,闪闪发光。因为我收获到了止水般的安宁,蜜蜂般的温馨,风一样的自由和婴孩般的幸福。日子里不再需要算计,岁月里不再需要防备,生活里不再需要戴面具,我还原成了我自己。